



冊府元龜
卷之三百六十一
至三



13
849
120



849
12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蔡開

西極文翔鳳 訂正

豫章黃國琦 較釋

機畧第一

將帥部 二十二

傳曰兵凶器戰危事又曰以正合以奇勝不得已而

用之屬在至將而已故得其術於是為廟勝之師失

其宜不異驅市人而戰用捨之要煥然明白若乃登

其宜不異驅市人而戰用捨之要煥然明白若乃登

壇受脈臨軍對敵既知此而知彼或示弱而示緩亦有勢同破竹所謂奪人之心聲如疾雷使之不暇掩耳因敵變化不可談悉雖復無名之舉前王所慎黷武之事有國共戒然則伐謀決策不戰而屈人諒匪英才孰能必取軍志有之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其是之謂矣

公子突鄭莊公子也北戎侵鄭

魯隱公九年

鄭伯禦之患

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徒步軼突我兵也

公子突

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耻退

君

為三覆以待之

覆併兵也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

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逞解也

從之戎人之前遇

覆者奔祝聃逐之

祝聃鄭大夫

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為三

部伏兵祝聃師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三

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

三處受敵故曰戎師大奔

藥枝晉大夫也晉楚戰于城濮

僖公二十八年

楚將子玉從

晉師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

左鬬勃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

右師潰

陳蔡屬楚右師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旆大旗也又建二大旗而退使

若大將指却也藥枝使輿曳柴而偽遜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楚師馳之

原軫御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帥之軍狐偃以上

軍夾攻于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故不敗

陽處父晉大夫也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

夾泚而軍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

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

濟而陳欲避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

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為老乃駕以待之上欲涉大孫伯曰

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

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帥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魏舒晉大夫也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

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使車也

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因於阨道令去

車故為必克也請皆卒去車為步卒也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

毀其屬車為步陣也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率斬以徇

為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偏為前軍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孫叔敖楚令尹也晉楚戰于邲晉魏錡趙旃請致師

魯宣公十二年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帥子使輓車逆之輓車兵車

名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

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元戎或車在前也詩小雅

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導先人為備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薄之也

奪敵戰心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師敗績

養繇基楚大夫也吳侵楚

魯襄公十三年

養繇基奔命子庚

以師繼之

子庚楚司馬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養叔曰繇基也

必易我而不戒

戒備也

子為三覆以待我

覆伏也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

庸浦楚北

大敗吳師獲公

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不用天道相弔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

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

中行獻子晉大夫也獻子伐齊

魯襄公十八年

軍于平陰齊

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巫山在盧縣東北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

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

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眾也

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

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為陳示眾也

與

曳柴而從之

以揚塵

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脫謂不張

旗幟也脫身而歸

晉梁帶晉大夫也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魯襄公二十六年

晉

侯使晉梁帶討之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

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

使烏餘具車徒以

受封鳥餘以地來鳥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

鳥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鳥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

皆獲其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

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荀吳晉大夫也偽會齊師者魯昭公十二年假道於鮮虞遂

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月壬

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肥白狄也緜臯其君名垂慮下曲陽縣西南有肥城

公子光吳公子也楚師大敗吳師魯昭公十七年獲其乘舟

余皇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

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眾之力以取舟眾許之使

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余皇則對師夜從

之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

敗之取余皇以

鳥枝鳴齊大夫也宋華氏之亂鳥枝鳴助宋戍守昭公二十一年華

登以吳師救華氏鳥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

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

復即之北敗走也

公子期楚公子也吳師敗楚師于雍澁魯定公五年秦師

又敗吳師吳師居麋麋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

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并焚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言焚吳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塔之

祭祀 吳師大敗

陽虎魯人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

氏粟鄭人姚子般逆之

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兵車先陳

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鄭

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孫臏齊人也威王二十八年魏與趙攻韓告急於齊

齊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帥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

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

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

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

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

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

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

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

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

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見白書
 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樂毅為燕將昭王門討伐齊之事毅對曰齊霸國之
 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
 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
 趙囑秦囑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
 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
 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

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
 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
 去保於莒樂毅獨留狗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
 盡取齊寶財物祭罷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
 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
 昭王收齊幽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
 下者樂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
 屬燕
 白起為秦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
 武安軍將者斬趙將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

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壁堅
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
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
兵擊之趙戰不利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邊士
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殺者十萬人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
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澹澹音耽
藍胡

名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椽不見

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

帥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

之鄒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

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傅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

齊人走爭塗以轄拆車敗轄車軸頭也為燕所虜唯田單

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即墨城中以單習兵

立為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

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

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口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田單乃起引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

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壘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

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晉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單號曰安平君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

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

渡軍襲安邑

以木罌罌缶以渡也罌缶謂甌之大腹小口者也昔一攻反臨晉在河州朝

邑縣夏陽在韓城縣界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

又信伐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

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單山而望趙軍

單音蔽依山自

也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以逐我若疾入拔趙幟

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撫

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

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行音胡即反

恐吾阻險而退乃

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

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
 張耳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
 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
 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壁
 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
 趙將雖斬之弗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
 輜成安君泚水上信既破趙諸將效首虜休皆賀效
 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
 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
 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
 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後為相國擊齊
 楚使龍且將兵救齊與信夾濰水陳濰音維濰水出
浪邪北箕縣
 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
 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
 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
 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

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

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高祖為漢王三年楚圍

漢王於滎陽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

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

復東七年從高祖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所

圍七日用陳平奇計得出

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

此今皇帝困危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笑出去

李廣為上郡太守從百騎追匈奴射鴈者殺其二入

生得一人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

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

去大軍數千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耳今我

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

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

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

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

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

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

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

吳吳起也

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畧何如爾不至學古兵法匈奴單于

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故欲召

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

邊逆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也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

渾邪王使仰馳傳以聞傳音張戀反帝恐其以詐降而襲

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眾相

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願遁去去病

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軍欲亡者八千人遂獨

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

萬人號稱十萬謂之百萬胡言大恐於匈奴也

趙克國為後將軍時叛羗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

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

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克國以為亡罪迺遣告

歸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言勿相和同自

取滅天子告諸羗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

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

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

與之克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却畧者解散虜

謀微極乃擊之微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微音工堯反時上已發三輔太

嘗徒弛刑弛刑謂不加鉗鈇者也弛之言解也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

十府七龜 將帥部 十三

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羗騎與
 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
 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
 可久或曰至秋冬廼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册竟讀
 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能讀屯兵在武
 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
 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
 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
 能盡誅豈奪其畜產虜其妻子豈讀曰旦復引兵還冬復
 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仍頻天子下其書乞國令

與較尉以下吏士知羗事者博議乞國及長史董通

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

里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梅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佗音徒向反凡以畜

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

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商計度也逐水

中入山林中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

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音扶

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

計也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

草日勒張掖之縣臣患匈奴與羗有謀且欲入幸能要杜

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城要避也 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

零首為叛逆它種劫畧言被劫畧而反 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册欲

指罕开關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

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繼循

和輯附古撫字 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天子下其書

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負恃也不

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

壽為疆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羗將軍即就

也 就其郡 而拜之也賜璽書嘉納其册以書敕讓老國曰讓責也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

羗羗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徙其妻子今遠若 而身來為寇也精兵

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回作今

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千皆謂錢直之 數言其實轉輸

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

之利爭其畜食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 之屬也 一曰畜食畜之所食者謂草

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此畜謂口畜 蓄聚積之也多藏匿山中依

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音裂也瘃音寒創也 皸音軍瘃音符是反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久歷年 歲乃勝

年敵也數 音所具反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為將軍 者皆樂此今詔破羗

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

長水較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娒月氏兵四千人音娒

兗亡慮萬二千人亡慮大計也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

十日擊罕开羌入鮮水北向廉上句音鈞向廉謂水岸曲而有廉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

便道西並道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

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

中郎將叩將胡越依飛射士步兵二較尉益將軍兵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五星所在天下勝羌人在西星

在東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勿敢戰者凶將

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不必全勿復有疑亡國既

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言為將之道受

任行兵為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

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

罕开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开以解其謀恩澤

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

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

今先零羌揚玉將騎四千及煎鞞騎五千阻山石木

候便為寇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

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

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

皆兵法之書也致人引至而取之也致于人爲人所引也

今罕羗欲爲敬

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

飭整也須大也飭與救同

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

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

所致之道

失廢棄也

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羗虜欲爲背畔

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

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

堅其約先擊罕羗先零必救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

擊之恐不能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

其黨

施德自樹恩德也

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

小種附着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莫須小種羗名也

如是虜兵寢多

寢滯也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

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

臣得蒙天子

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

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

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

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

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

焉克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

解讀曰弛放也望

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

重音直用反

道院狹乞國徐行

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逐利宜疾今行少遲

乞國曰此窮寇不可

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

較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

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

後漢任光為信都太守光武初為大司馬徇河北王

即稱號於邯鄲光武至信都光迎入傳舍光武謂光

曰伯卿今勢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

城頭子路

刁子都皆賊號之也

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光武曰卿兵少何

如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

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光武從之拜光為大

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九將

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

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

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光武遂與光等投暮入堂

陽界

堂陽今冀州縣也

使騎各持火炬彌滿澤中光炎燭天

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眾大

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

耿純更始中為前將軍從光武平邯鄲又破銅馬時

赤眉青犢上江大倉鐵脛五幡十餘萬眾並在射犬

光武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
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
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
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
騎白光武光武明日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
手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光武曰大兵不可夜
動故不相救爾

陳俊爲彊弩將軍光武初爲蕭王與五校戰於安次
五校退入漁陽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
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

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
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
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卽位封俊爲
列侯

鉞期字次况更始中爲賊曹掾從光武徇薊時王郎
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卽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詣
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
趨周禮隸僕掌趨官中之事鄭衆曰出衆皆披靡及
行清道也若今警趨說文趨與蹕同
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

寇恂更始中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朱鮪聞光武

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温

鞏温並今維州縣也臨黃河故曰鞏河也

檄書至恂即

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維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

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

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

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至

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維陽遂斬

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建武三年率傅俊臧宮劉宏等

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部

聚名在南陽新都縣

豐與其大將

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

是夜勒兵馬中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

山都縣名屬南陽郡

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爲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

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

歸以告豐豐即率其軍迺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

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

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之中即漢水之上源也

阿頭山在襄陽也

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

兵豐聞大驚馳歸救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

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

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

王霸建武四年為偏將軍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
建於番惠蘇茂將五較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
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武城中出兵來擊武
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
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
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
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
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
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
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

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
敵驚亂敗走

耿弇為建威將軍建武五年詔遣弇東討張步弇悉

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

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在朝水之陽

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故城在今之濟州歷城縣

又分兵屯祝阿濟州縣名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

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

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

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在

今濟州 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

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

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常悉力攻巨

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

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

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

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山脊曰岡 坡者曰阪乘高合戰

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兇懼

亮音呼 勇力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

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

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縣名屬齊州也諸郡太守合萬餘

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邑名畫音 居二

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

大而寔易攻乃敕諸較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

夜徹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未起而蓐 蓐中食也會明

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

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

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

步隔絕必復去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

安不率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

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馮異為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榆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榆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任伏少利遂欲深入若得榆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

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臧宮為輔威將軍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

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釀酒餐

賜慰納之

釀音所宜切說文下酒也

越人繇是遂安

廉范為雲中太守明帝永平中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繇此不敢復向雲中

鄧訓為護羌校尉章帝元和中迷唐燒當羌叛訓於是賞賂諸羌種使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

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

寫一作寫

斬首虜六百

餘人得馬牛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

兩谷名也

若頗巖

谷眾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縱革為船置於葦土以渡

河葦木筏也音步惟切

掩擊迷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

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我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

萬餘頭一種殆盡

一種謂迷唐也

迷唐遂收其餘裔遠徙廬

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叛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

信次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
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塲壁而已

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章帝章和元年發于闐諸國
兵二萬五千人後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
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較及于闐王議
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
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
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爲西界遮超溫宿三將八
千驍於東界徼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
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

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

震西域

虞詡爲懷令安帝時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
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嶓谷
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
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
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
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
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
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

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贖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
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
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
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千彊弩共
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俘
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人
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
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
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繇是敗散南入益

州

度尚桓帝時爲荊州刺史既擊破長沙零陵郡賊而
桂陽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
數百里遂入海南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
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
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
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
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
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密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
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
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爾所亡少少何足

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浮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之朱儁爲鎮賊中即將靈帝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蒲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寢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効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

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

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
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
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備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
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
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備急攻之
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
皇甫嵩爲北地太守時黃巾起旬日之間天下嚮應
京師震動詔勃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召羣臣會
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
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右中

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較三河騎士及
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
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
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
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
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
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
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
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
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

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二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擒卜巳斬首七千餘級後爲左將軍靈帝中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中郎將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失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城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靈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

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

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
大慚恨繇是忌嵩

董卓爲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
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碛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
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
水停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
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
全衆而還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見
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者曰今不衝
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兩頭矛又馳出衝賊殺傷數
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鮮卑慙艾後不敢復
入塞

陳登爲廣陵太守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
南之志孫策遣攻登於正琦城策初兵恐不能抗可
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
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
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旣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
之謂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伏羲以整亂天道與順克
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

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整肅兵器
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鈇其後賊周章方結
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
船并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淵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二十三

機畧第二

魏夏候淵為護軍將軍時趙衢尹奉等謀討馬超姜
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
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
者欲湏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

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路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羗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雒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興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羗長離諸羗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羗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羗屯斬獲甚衆諸羗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

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雒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谷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制關中事
曹仁以議郎督騎時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仁將

騎擊備破走之仁復盡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維山大破之繇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曹休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徐晃爲橫野將軍時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衆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五百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田豫爲弋陽太守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圓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文帝初北狄強

盛侵擾邊塞使豫持節護烏丸較尉牽招解僞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乃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地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數重豫

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九文聘黃初中爲後將軍屯沔口吳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圍聘於石陽時大雨城柵墮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

攻而去之
張旣黃初中爲雍州刺史涼州盧水胡伊健姦治
元多等反河西大擾文帝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
乃召涼州刺史鄒岐以旣代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
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河諸將等以爲兵少
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
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
餘騎逆拒軍于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繇且
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已據武威曜乃
至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

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
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
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
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
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
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
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牽招爲鴈門太守以蜀將諸葛亮數出而鮮卑軻比
能狡獪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
也會亮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

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計之時比能已還
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嘗若勞師遠
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
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
撫內令兵田儲蓄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
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

賈逵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明帝初吳孫權在東關
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
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繇淮沔是時州軍在頌汝南
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

相救故嘗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
二方無救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
取之計帝善之帝使賈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
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
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
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
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
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
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
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

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遠軍遂退遠據夾石以糧給休休軍乃振

郭淮爲雍州刺史齊王正始末督諸軍伐蜀蜀將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叛胡至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歛破羗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疆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援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

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尚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
陳泰齊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羗胡質任等寇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羗夷患維勞役未必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

從秦計使秦率討蜀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
兵圍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
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秦
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
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自淮欲
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
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
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其後王經白秦云姜維夏
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趨使涼州
軍至抱罕討蜀護軍向祁山秦量賊勢終不能三道

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趨
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抱罕趣狄
道秦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秦進軍陳倉
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秦以
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三營在前秦率諸軍
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
奔散維乘勝圍狄道秦軍上却分兵守要晨夜進前
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鄧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
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
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

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虺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虺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秦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患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積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懸軍遠僑穀糧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怒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
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
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嘆曰糧
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
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

王昶爲征南將軍督荊豫諸軍事嘉平二年昶上言
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
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
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周泰襲黔巫秭歸房陵荆
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繩爲橋渡

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
時俱發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
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南
軍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胄馳環城以怒之設
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振旅而還

王基齊王時爲荊州刺史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
進取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
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州聚糧水戰
之備則雖積兵江內而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
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陵左右陂池沃衍

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
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
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
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
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
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其後毋丘儉文欽作亂
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司馬景王會於
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
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
若大兵臨信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

軍門景王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標悍難以爭
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久不進者
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
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畧
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
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
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
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
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
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

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巧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
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
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
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爾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
實資虜懸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
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
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
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兖州刺
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
其偏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

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
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歛
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
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
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積儲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
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
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
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
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
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一十六

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譴城中食
晝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援文王與基書
曰初議者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
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
擒賊雖古人所述不過此也

蜀趙雲為副軍將軍先主時魏將夏侯淵敗曹公爭
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
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
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臣欲若曰
也其下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
皆同

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
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
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
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
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
明日自來至雲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云一身都是膽
也作樂飲宴至曉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東
李恢為庾降都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
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錄越嶲
而恢索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

丹元通鑑 卷之二
機畧二
恢衆少敵倍又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
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
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
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
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君多
諸葛亮後主時爲丞相大將軍屯于陽平遣魏延諸
將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
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
偵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王垂
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

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
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
宣王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真有伏兵於是引
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
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姜維後主時爲征西將軍隨丞相諸葛亮與魏將司
馬宣王相持於渭南會亮卒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
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
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去入谷然後
發喪景耀初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

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姜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遊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遊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在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王平爲鎮北大將軍統漢中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中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叅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卽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

劉敏爲左護軍楊威將軍與王平俱鎮漢中魏遣曹

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
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敵若聽敵人則大事去矣
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費
禕從成都至魏軍卽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蔣琬爲大司馬任漢中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關秦川
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
錄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速動未時得行而衆論
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艱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
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夔穢屏難
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旣以闇弱加嬰

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
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
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
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
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
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
爲涼州刺史若維徃行御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錘
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錄是琬遂還涪

吳陸遜初爲孫權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

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
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
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五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
補戶得精兵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後爲偏將
軍右部督代呂蒙鎮陸口遜至書與蜀將關羽曰前
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
績利在同盟聞慶附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
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
遜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
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

關望麾葆操猗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
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嘗苦輕敵古人杖
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
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
也儻明注仰存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托之意
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
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黃
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
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

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都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數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嘗不守窟穴而敢自縱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慮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

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在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

軍四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遯驛人自
檐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
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
為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
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
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
無可憂也待吾計成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畧
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
日乃知調度自有方爾後為荊州牧嘉和五年權北
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奏報

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
驚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關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
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嘗瑾曰伯
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
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
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爾今便示退賊
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
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乃還
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
不敢于軍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

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者凡千餘人

賀齊為南郡都尉討候官賊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

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

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

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

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

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賊眾兵少深入無繼恐為

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况

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

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

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

首六千級名帥盡擒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東

平較尉後為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黠歙時武彊葉鄉

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

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駮帥

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

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

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

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柘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餘級

黃蓋為周瑜部將建安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吳將士聞皆恐大帝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勸迎之周瑜曰不然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瑜請精兵三萬保為將軍破之大帝曰君言當擊

甚與孤合此天以授孤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往夏口遣諸葛亮詣大帝帝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

恩當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備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

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効命在近曹公時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爾蓋若信實當授爵又豫備走舸各擊大船後因引次

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

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

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載蓋至

戰日先取輕利艦十舳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纒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

十艦最苦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較使眾兵齊聲大呼曰降降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

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燼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柵瑜等率輕銳軍繼其後捕鼓大進北軍

大壞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曹公留曹仁等守江

陵城徑自北歸

潘璋為北平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

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諸葛瑾楊榮

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

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

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

作筏適單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

呂蒙為橫野中郎將同周瑜程普等圍魏將曹仁於

南郡瑜使其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圍寧寧困急使

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

凌統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

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遯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感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信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後從大帝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帝欲立塢諸將皆曰上策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帝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其後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帝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

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帝時在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鄜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士卒精銳人思效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
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莫賴江漢其不
可待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
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
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
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
外間謂援可恃故至於此爾若可見之爲陳禍福玄
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
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城守門須
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

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
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帝
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
邑後爲右護軍虎威將軍代魯肅屯陸口與蜀將關
羽分土接境蒙至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
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
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
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
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
篤帝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

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帝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鱗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傅士仁麋芳等皆降也

呂岱爲交州刺史時交趾太守士燮卒帝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較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人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

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

朱桓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土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

里閭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蚤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軍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爾今仁既非勇智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嘗雕督諸葛虔王

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大帝嘉桓功封嘉興侯

徐盛爲安東將軍封蕪湖侯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議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瀰漫數百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文帝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鍾離牧爲越騎較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椽史沮議者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

曰昔潘太嘗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爾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嘗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

陸抗爲大將軍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曰部分諸軍今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

圍闔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闔比晉救至闔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墜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或欲攻闔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少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

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軍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裔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憲鎮西將軍朱琬拒裔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

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關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恟懼悉解甲綈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已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二十四

機畧第三

晉衛瓘初仕魏爲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將軍蜀旣平艾輒承制封拜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

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惟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軍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廨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

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錄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

社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啓請伐吳武帝

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叅軍樊顯
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
度旬月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
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潛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
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
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
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
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
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
萬於是進逼江陵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

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
舉頌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
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
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以書
謝之孫皓旣平封當陽侯

王濬爲龍驤將軍太康元年正月率師發自成都率
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擒其丹陽
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
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
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

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鑠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李矩爲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時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猝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

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周訪爲振武將軍與諸軍共征湘中賊帥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後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征討都督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擊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取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

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麋徑造
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
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嘗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
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二
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
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
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
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
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訪將請待明日訪

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
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
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
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
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
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擊
膽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
而斬之

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初北中郎將劉演拒于
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

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干武謝浮等十餘部
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逃誘浮使取平浮譙平與會遂
斬以獻逃是時蓬陂塢主陳川以衆附石勒逃率衆
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逃設奇以擊之季龍大
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
住西臺逃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
出入放收逃軍開東門相守四月逃以布囊盛土如
米伏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懇
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衆
豐飽而胡虜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
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逃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泚
水盡獲之桃豹宵遁

蔡謨爲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石季龍於青州造船
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
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
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
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
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畧

謝尚爲安西將軍禦後趙於壽春初尚之行也燒建
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與

其大將軍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
猶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
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
助成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
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
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
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
璽致諸京師

溫嶠爲中壘將軍時王敦反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
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明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微
兵木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
得度

袁喬爲江夏相桓溫伐蜀以喬領二千人爲軍鋒師
次彭模去賊已近議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
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
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
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
爲然卽一時俱進

前涼謝艾爲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
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

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
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
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
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
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及魚
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 又云艾為中堅將
軍配步騎五千擊
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
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斬首五千級
前趙游于遠為劉曜將巴氏叛于遠討之盡破巴氏眾
先是上郡氏羗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

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眾來距五戰
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劉曜自
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
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
士馬之強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
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
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眾蓐食晨
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
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
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

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
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莫不歸附耀大
悅

宋王鎮惡晉末爲安遠護軍討蠻帥向博底根據隄
頭屢爲凶暴鎮惡討平之初行告荊州刺史司馬休
之求遣軍以爲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
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
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
夜下江水迅急條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旣至乃
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殺

千餘人後隨高祖北征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
惡請率水軍從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弋仲兵涇上
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
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泝渭而進外不見有
乘行船人北士素無舟楫莫不驚憊咸謂爲神鎮惡
旣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條忽間諸
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
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東門
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
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

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無不騰踊爭先泐衆一時奔潰卽陷長安城泓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朱齡石晉末爲持節益州諸軍事義熙十年率衆征蜀旣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嗣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晏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卽時散潰凡斬

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齡石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璠縶送之斬于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

臨川王道規晉末爲荊州刺史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

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卽以林爲南蠻簡較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

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回腕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使克沉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較尉印以授諮議叅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軍遂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悉焚燒不視衆乃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擊

義陽郡與盧循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臨陣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遣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使遵爲遊軍衆咸云今強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遊軍之力衆乃服焉

何無忌晉末爲輔國將軍瑯琊內史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嘗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爾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勝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江道晉末爲殷浩諮議參軍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追擊之迨進兵至襄營謂將較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羗且其柵柵甚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大敗

檀祗高祖時爲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乃入祗語左右賊乘

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更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

宗慤爲震武將軍文帝時隨交州刺史檀和之討賊破圍區粟城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

沈靈寵爲建威將軍時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勳反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詔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溱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

劉順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

垣護之爲輔國將軍南郡王義宣反率大眾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強盛遣司馬晉法濟求救甚急帝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將龐法起率衆襲姑孰適值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之斬獲及投水死者盡玄謨馳信告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東城衆寡相懸請退還姑孰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

然其計乃以精兵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沓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卽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敗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修之已平江陵至潯陽而還遷督徐爰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戶後爲建武將軍領涿北太守率二千餘人隨張永攻碭碭先據委粟津魏杜道生與其尚書伏連來援碭碭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魏尚書韓元興率精騎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運長史甲首數千魏軍乃退思話

將引還誑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卽分遣白于思話復令渡河戍乞治堡以防追軍

柳元景爲廣威將軍隋郡太守旣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內少糧器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殺卽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呂安國爲寧朔將軍時晉安王子勛反以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以前右軍將軍杜叔寶爲長史太宗遣安國與輔國將軍劉劭西討鎮歷陽爲諸軍總督叔寶本謂臺軍停在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齎一月日糧旣與劭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遣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安國謂劭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旣从強弱勢殊苟復催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有餘爾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

制之將不戰走矣。勗以爲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曰：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且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全。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紇兵在後，正相去二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卽與回戰，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衆力旣倍，合戰便破之。於陣

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叅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卽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

沈攸之爲寧朔將軍，與南賊討軍賊帥袁顛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旣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遣人傳唱錢溪已半，衆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

逃亡得還者必彼戰失利唱虛聲以惑衆爾勅軍中
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
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
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鵲尾食盡遣千人往南陵
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寔胡於是棄衆奔顛亦叛
走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伐沔北諸山蠻命諸軍各穿池
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風甚蠻夜下
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旌及草菴火至輒以
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

張興世爲龍驤將軍明帝卽位四方反叛興世領水
軍拒南賊於赭圻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
流兵彊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還進
退疑沮糧運自艱制勝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
並善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沂流而
上旋復回還一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
胡闡興世欲上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
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
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
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旣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制

所以破齊也今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與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臟裏云何得活是月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與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張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

陵

南齊劉懷珍仕宋爲輔國將軍明帝勅懷珍權鎮山陽先是青州刺史明僧暲遣將於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壘未立爲文秀所破仍進攻僧暲帝使懷珍

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百騎馬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暲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胸城衆心恟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帥規爲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左袵齊士庶民見於名義積葉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緩邁止於此耶遂進至黔甌僞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柄文秀終不從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泮水衆皆曰文秀今游騎滿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

彼固正宜簡精銳掩其不備爾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劫留高麗獻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珍乃還歸

張敬兒宋末爲寧朔將軍越騎較尉桂陽事起隸齊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舉側回佯致太祖密

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

宋末周山圖爲左中郎將時沈攸之事起世祖在滏城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垣崇祖宋末爲胸山戍主胸山邊海孤險人皆未安崇祖嘗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魏魏僞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

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維要去胸山城二十里垣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心腹曰賊此擬來本非大舉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赴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魏叅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後爲豫州刺史建元初魏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計以制之

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旣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淝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何如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串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淝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四州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堰是吾上謀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淝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圍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

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
沉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耶虜衆繇西道集堰內分
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
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
墜斬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

王玄邈爲梁秦二州刺史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
梁部陷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
不自保仍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
棄伎妾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
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

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爲征虜將軍長沙王後
軍司馬東南海太守

裴叔業爲持節督徐州諸軍魏主寇沔北帝令叔業
援雍州叔業啓曰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掠伐虜界
則雍州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從之
梁劉坦齊末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時東昏遣安城
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
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自是湘部諸
郡悉皆蜂起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
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畧距僧粲相

持未決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劃日攻州城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畧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州羣賊始散

韋叡爲輔國將軍天監四年督衆軍伐魏叡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爾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關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艦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

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一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陳慶之爲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恒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三萬來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明威將軍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旣遠必不見疑及其來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

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庾域爲華陽太守恃魏軍初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陳韋載初仕梁爲信武將軍義興太守降高祖高祖引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卽侯景

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

侯安都梁末爲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城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其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一千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

侯瑱爲都督西討諸軍事瑱于梁山與王琳相持百餘日未決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王琳亦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戰檻州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州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溺死者有數十百人浪大不得還浦夜中又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以荻船塞於浦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是時西魏遣大將軍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敝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

眾潰乃率船艦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來助琳琳引眾向梁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猶子子會領鐵騎二千在蕪湖洲西岸博望山南爲其聲勢璵令軍中晨炊蓐食分槌盪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眾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于賊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璵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其步軍在西洋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棄馬脫走

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并擒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其餘俘馘以萬計琳與其黨潘純等乘舟解艦冒陣走至溢城猶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

陸子隆爲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修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子隆許之送于京師

周文育爲平西將軍時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眾軍討之會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

其弟孝勵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顛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壘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解艦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並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遣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糧餉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艦舫沿流俱下燒豫章郡所立柵偽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繇間道兼行信宿達芋韶芋韶上流則歐陽顛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

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顛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顛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顛乘舟而馳以巡傳泰城下因而攻泰勉之蕭勃在南康聞之眾皆股慄莫能自固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諸軍事

周文昭為都督安斬江衡司安等州刺史北齊遣尚

書左丞陸騫以衆二萬入自巴靳與文昭相遇文昭留羸弱輜車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繇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驢馬不可勝數進攻巴州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士民並誅渠帥以城降章昭達爲車騎大將軍帥師征蕭歸于江陵時蕭歸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等乘輕舟襲之焚其舟艦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以攻其城降之

蕭摩訶爲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鑠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拳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于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

率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服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慙寘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

岳陽王叔慎爲湘州刺史時隋兵南伐叔慎僞遣人奉降書于隋將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又令數百人屯于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

